六藝之一錄

百二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六

錢唐倪濤撰

歴代書論

湯臨初書指卷上

書契之來原於畫卦形勢生於篆籒字則自少而入多法則自難而趨簡淳薄漸更世代非一遡觀作者可得而言至於心手相師筆墨無間窮生成之用極神化之模無古無今沓頡所不能易佐吏所不能廢自昔名書

未經向人拈出茍非窺測有限實由緘秘自私雖造化之巧未易盡洩其藏意千古以還必有獨行不謬者予學書垂三十年目窮手諳頗詳其指聊述一二以示來葉且與同志者覽焉因共質辨爾

今人初學臨池皆稱右軍至問右軍佳處不過曰龍跳虎卧登峰造極已耳不知掩前絶後正當何在能於右軍妙境識其肯綮便許於書家具隻眼

大凡天地間至微至妙莫如化工故曰神曰化皆由合

下自然不煩湊泊物物有之書固宜然今觀執筆者手
運手者心賦形者筆虛拳實指讓左側右意在筆先字
居心後此心手相資之說特作字之法非字之本旨字
有自然之形筆有自然之勢順筆之勢則字形成盡筆
之勢則字法妙不假安排目前皆具此化工也鍾張以
來惟右軍以超悟得之故行草楷則種種入神世人但
見其可喜可愕耳
今之真書古所謂隸今所謂隸古所謂八分分則小篆

之捷隸又八分之捷古篆變而為秦秦篆變而為八分及隸隸變而為急就以便簡牘即行書之險捷者也行流而入於草顛素又草之狂縱者也姜堯章謂作行草亦須略考篆隸此不足知書夫行草不能離真以為體真不能捨篆隸以成勢習尚不同精理無二譬之樹木篆其根也八分與真其幹也行草其花葉也譬之江河篆其源也八分與真其濫觴也行草其委輸也根之不存華葉安附源之不濬委輸何從故學書而不窮篆隸

則必不知用筆之方用筆而不師古人則必不臻神理之致古人論書專言用筆既知執筆而又能用之功過半矣孫虔禮云真書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書以使轉為形質點畫為情性點畫使轉皆筆也成此點畫使轉皆用筆也小而偏傍大而全體有順利以導而天機流溢生意蔚然有反衄以成而氣力委婉精神橫溢順之不類蛇蚓逆之不作生柴方書而形神俱融成字而飛動自在此造化之工鬼神之秘也且以篆隸言

之古人製筆以半竹為之謂之不聿故其為字像人持
半竹之形以漆代墨筆雖剛峭墨則濡遲作字之時隨
其向方上下左右鈎環轉換向背離合各有自然之勢
雖巧匠任心不能加損其間此書之本體也故作意在
左則下筆向右作意在右則下筆向左結束在下則上
必踊躚上體既盡則下必流易見左畔奔馳則知右有
餘力觀上多著意則知下自寬閑以至隸有蠶頭由下
筆反挫順筆平行燕尾自出蓋恐筆墨不行故就承上

起下之中因勢立法成書中間毫無己意嘗見往時以八分名者作徑尺書皆手腕著紙於一畫將盡各停手掣筆向外而作燕尾此何異不栽培於春夏而責成於秋冬也抑勞矣故篆隸有起伏即真草有牽掣篆隸有首尾即真草有波磔向背轉換尤不待假借而始知今人作篆隸用筆稍偏不能成畫何獨於行草而疑之故真書如黃庭經蘭亭集敘皆勢從筆順象逐心生見其落筆即知全體甫思承前即寓起後瞻如春華而泯藻

續之迹燦若神明而無變幻之奇草書如十七帖王略及官書諸佳者游龍驚鵠矯矯不羣流水行雲翩翩自逝離之則一處一法不為競巧合之則醉心醒目若出一時可謂極用筆之妙矣究其所自皆緣陶鑄篆隸獨覩玄詣頂門一鍼意象俱泯照映千古集厥大成不亦宜乎世人不得其門動生退恧猶為自知茍昧藏鋒之訣乏生動之姿妄意摸擬遂成輭熟唐文皇以無骨為誚稍存風力聖教一序經懷仁之手便同歐率更濫觴

之漸文皇搜覽極富自謂深知篤好猶不能入其堂室
況其他乎
古人書自篆隸而下必須懸腕雖作小楷無不皆然所以不著之言論者以無所復事不虞後世之不察一至此也蓋腕懸則掌自虛掌虛則筆自直而衆指俱得力為用指各得力則前後左右輕重疾徐罔不如意此不易之譚中庸之道然指欲可用而不欲用能動而卒不動方寸以下運之在腕而不覺腕之勞徑尺以上運之

在肘而不藉肘之力此玄解斲輪之喻徹上徹下一以貫之矣學者誠尋繹斯言博涉泛觀塚筆池墨所謂鬼神通之何患不臻其妙俗書乃謂執筆欲緊腕著紙則有力自相授受目為前代典刑習之既久腕骨掌心皆生重跰雖使九華與居何益成敗之數矣

晉魏名書手跡既難復覩至如流傳刻本輾轉相沿人璧户珠莫可窮詰下者無論已即閣本所摹米南宮尚多指為贋作矧真書點畫細小臨搨為難訛舛相襲尤

易誤人所貴得之心目之間求之象數之外以古人視古人不以今人律古人庶幾不謬所從適矣且如元常真書如宣示戎路雪寒諸帖詳其用筆綢繆委至情意款密蓋由結體尚似八分故沉著處獨冠諸家右軍得之加以瀟散遂如光弼將子儀軍世或謂鍾體匾而右軍體長不知長短間正非所論也伯英休明右軍所師今其書不可槩見意右軍簡澹處從二公來為多不然木葉樹皮詎可易盡也大抵習以時變質由文改漢魏

之書樸茂猶在右軍承之可謂郁郁乎盛矣然質文之變自是形格小異用筆之精迨今莫之易也況晉唐而上乎故知以古為師雖或不迨去時人則遠矣

真書點畫筆筆皆須著意所貴脩短合度意態完足蓋字形本有長短廣狹小大繁簡不可槩齊但能各就本體盡其形勢雖復字字異形行行殊致乃能極其自然今人有意表之想然又須彷像規矩平均點畫使有牆壁然後求工庶成正果今人未知執筆妄逐時好目不

覩古人之跡心不悟點畫之方謬加己意自謂新奇遂令散漫無端顚末不屬雖異書佐亦奚取焉大抵真書不熟手下猶能逮心貴在摸擬精之而已行草則生意由筆底變化在目前使非工力至到鮮有不臨楮窒礙者矣余嘗以射喻書最為端的蓋古法者正鵠也筆者弓矢也視之者目運之者心發之者手也即使天下之拙射持弓執矢向的而立的在目前心未嘗不期舍矢如破也乃百發而不一中則非弓矢之過也發之無法

與得其法而習之未熟也故善學書者其初不必多費楮墨取古人之書而熟觀之閉目而索之心中若有成字然後舉筆而追之字成而以相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然後多書以極其量自將去古人為不遠矣禪學貴悟詩學亦貴悟唯書亦然詩有別才書學亦有才即如豐考功祝京兆二公俱以書稱豐見帖為最富工夫為最深祝之模擬似所不逮而書跡輙過豐者祝才勝也今人有竭精此藝頗知法古而卒無成名蓋才實

限之乃歸咎手拙誤矣

右軍書於發筆處最深留意故有上體過多而重左偏含蓄而遲逜自上而下自左而右下筆既審因而成之所謂文從理順操縱自如造化在筆端矣故不雕琢而新不揮霍而勁不矯激而遒手舞足蹈不害為傾欹冠裳佩玉不病其拘檢奇形異狀不失於縱誕沖玄平淡不流為枯槁若化工之於萬類濃纖質冶各極其趣而特因物賦之而已故人見其字體一成若不可易不知

右軍能極盡其自有者耳想其平生不出以示人有子如子敬尚欲俟其自悟故子敬書豪爽迭宕特以求勝於父政不知坐此乃為失之也豈家雞是厭固不如好野鶩者耶真大醉之言可謂痛着一鞭矣而子敬竟不悟才固有獨至者也况後世乎

字本無分骨肉自筆陣圖傳後世乃屑屑為言不知骨生於筆肉成於墨筆墨不可相離骨肉何所分别人多不悟作書之法乃留意於枯槁生硬以示骨效醜於濃

重擁腫以見肉二者不可得兼并其一體而失之不知古人之書輕重得宜肥瘦合度則意態流暢精神飛動衆妙具焉何骨何肉之分也唐文皇譏子敬之無骨不言多肉意亦可見故評書者但當以枯潤勁弱為別可矣

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此書家精一之傳也作篆隸於此法更不容毫髮假借唯大篆下筆須尖及收筆又須鋒出則知一得筆行便收歸畫中以為掣筆之地蓋

起伏轉換自然之勢如此今觀二王落筆處多有側鋒向外者昧者但謂側以取妍不知落筆稍偏正所以濟正鋒之不及未幾而卒歸於正間有一畫全偏者隨以正鋒承之所謂出奇應變偶一為之耳若謂側筆專以取妍則是藏鋒書絕無姿態矣可乎

書之大小本無二法自仲將登凌雲臺帚成飛白始稱大者愈難世因目為署書似是自成一家其實大字收還即成小字小字展放即成大字但須氣足以益之眼

底有成字即一筆書就乃免鉤勒近俗耳

唐諸書家當以虞永興稱首歐褚薛正相次永興廟堂眞書圓秀渾成深得右軍三昧率更用筆極為不茍警策奇峭其所獨得唯於起止轉折處頗露圭角晉人之法於是小變矣褚河南雅尚姿媚其用筆又異率更蓋是手指轉動筆鋒雕琢而成嬋娟羅綺溢紙動心而古法之亡過半矣觀米氏父子沿襲餘波不待末流始為申韓也嚴滄浪有云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

侯故子論書一以右軍律諸家倘有以誇誕罪我何敢辭焉

湯臨初書指卷下

姜堯章云草轉真折其言已謬又云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直長語耳夫真不可折猶草必用轉書之古今高下正繫於此書固以轉而後遒實不因折而始勁若謂勁生於折則古法澌盡矣蓋遒如人之一身筋脉聯絡精神貫穿可以騎射馳騁可以上竿蹋壁勁如

人臂強足健堅實凌厲止屬遒中一節故有勁而乏遒未有遒而不勁者也唐自歐虞褚薛而下迨乎顔柳亦猶詩之有晚唐矣二公見前代作者法度森然不師其意而泥其迹乃創作一體務以雄健加人遂使晋魏蕭散溫潤之風一切委地在當時即稱爲干禄書已不免佐史之譏昔人謂詩家之視靖節猶孔門之視伯夷以晋魏而視二公又不侔矣

本朝沈氏兄弟學古而失之遂成淺俗姜永嘉學沈而

不得其流麗處輒復叅入顔柳二家永嘉不足深辯作法於凉衹可為顔柳惜耳江河萬古流自不可廢其盈其涸故不在呹澮間也

書貴質不貴工貴澹不貴艷貴自然不貴作意質非鄙拙之謂也清廟明堂大雅斯在是已澹非浮易之謂也大羮玄酒至味存焉是已自然非信手放意之謂也不事雕琢神氣渾全險易同塗繁簡一致是已大凡古人書初覽似少意味至於再至於三精神益生出没始見

近世書伸紙一目殊覺可喜展玩稍久疵纇畢陳此何故焉今之浮俗者多古之沉著者勝也要之文章與時高下書亦宜然但能一意法古夢寐求之久之必有所合恐無俟借材於異代也

宋人評書猶其論詩多不可據餘無論也蘇黃米三公可謂博觀深詣矣乃其言不能無獎長公以魯公比子美以為能事已畢遂終身委質焉寧謂後世無人乎瘞鶴銘書極冲澹之趣魯直學之頗得其疏秀處如登覽

諸刻直超長公而上之若草書則學藏真而不至誤藏真者也米南宫論書甚刻父子一師褚河南至謂河南非歐虞所能比肩則過矣祝京兆真行盡出二王獨顛草由於魯直吳人以其易學益贋作以雜之是京兆以草書自掩其名也

元趙吳興書世謂早學師宜官晚學李北海師宜官不可得而知矣今觀吳興真行得意處本出大令北海固不得而臣之也所不可知者妍醜錯陳瑕瑜互見恐是

少作循名者早為流播遂使人目為吳興體耳又云吳興見鮮于伯機書始知上學晉魏今伯機書固多有也即使吳興見之而始改所從可謂青出於藍矣

論畫者先觀氣次觀神而後論其筆之工拙世固有筆工而神氣不全者未有神氣既具而筆猶拙者也作書既工於用筆以漸至熟則神采飛揚氣象超越不求工而自工矣神生於筆墨之中氣出於筆墨之外神可擬議氣不可捉摸在觀者自知之作者並不得而自知之

也

書必先生而後熟亦必先熟而後生始之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徑不隨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化工也故熟非庸俗生不凋疎今去漢魏晉人數千年矣人間翻搨既已失其真矣具眼者一見佳本便覺觸目醒心恍若對面同時之人嚮搨臨摹竟不得其髣髴此則生之説也故由生入熟易由熟得生難

書者心畫此揚子雲之言也柳誠懸因有心正筆正之

說宋人遂據以為斷案此似然而實不然也譬之以木
石為人衣冠坐立描寫極似非不儼然莊肅也而色笑
蹈舞一之不具即莊肅何取焉晉人雖稱蔑棄禮法至
於作字實其用意處張懷瓘評中散草書加右軍數等
使非功用精密何以至此已不類其為人矣若槩以為
簡墮使然則不作可矣右軍在晉最閑經世顏之推謂
其人品最高惜為書所掩右軍之比中散其人又可知
乃其書則風流醞藉翺翔物表蓋法有固然不必斤斤

以心術為校也世有文章德業曄然名世者即不事鉛槧舉而登之鍾王之列其孰從而信之

急就為古人絶學至本朝唯宋仲温以此得名甚自矜重秘惜其法不以語人今觀其書作意太過乏古人不盡之味蓋急就中之顛素也蔡中郎八分書平畫及波皆極長縱筆勢無復餘剩其法類世所傳曹娥碑瘞鶴銘實祖之鍾太尉又入以行書流動之趣蓋八分體本簡古故運筆欲得疎暢急就之法萌芽於此既作急就

則已浸淫草書必須收斂斬截便易痛快使有蒼然之色不待傾側牽引以為奇也不然則直作近草可耳此書家之微旨輒盡發之

顛素並稱自昔已然不知長史非藏真比也智永書法承受有緒藏真從而光大之聖母之與自叙體製不同而各極其分量蓋已超凡入聖矣長史筆多偏枯所得古法蓋少今有學藏真而失之者似從長史門牆中來為獘非一日矣學者誠能於篆隸而下徧觀名書從頭

一一理會自然目中如辨黑白言說雖多要之無益故
不能畫而語畫不能書而評書皆妄也
秦程邈始為隸書今官本所載米南宮雖指為偽作然
形體實不可廢即今真書也後漢王次仲始為八分蔡
琰云割李斯小篆去八分存二分故名八分是隸法居
十分之八據此則隸應先出曹喜蔡中郎俱後漢人想
其世代相次一時流傳互相習學俱師次仲亦不可知
但謂隸是八分之流真書又與隸不類則不應斯籀古

篆尚存見聞而隸法絶無基緒古人書譜品目悉具卒
無專舉正楷為言者此明隸即真書無疑要之程邈作
隸時去篆法未盡八分既出隸反近之不若晉唐以還
一洗篆法別成堂奧故昧者相沿不能自決耳又張懷
瓘云秦王次仲始作八分非後漢之次仲則八分固與
隸書並出矣大小二篆生八分子美蓋有據云
世傳右軍好鵞莫知其說蓋作書用筆其力全憑手腕
鵞之一身唯項最為圓活今以手比鵞頭腕作鵞項則

亦高下俯仰前後左右無不如意鵞鳴則昂首視則側目刷羽則隨意淺深眠沙則曲藏懷腋取此以為腕法而習熟之雖使右軍復生耳提面命當不過是非謔譚也想當時興寄偶到且知音見賞兼為後世立話柄耳或者以為曇礦鵞鶩羣羽毛有異故特好之何殊說夢耶

學書最忌近俗諸體皆然真書尤甚徐東海謂大蹙令小小放令大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此最誤後學書家之罪人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七　錢唐倪濤撰

歷代書論

宋沈作喆寓簡　論書八條

羲獻以書名世無間然矣然王氏一門自多能書者如
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弘太子詹事廙荆州刺史廙丹
陽尹僧䖍黄門侍郎瀕之會稽内史凝之豫章太守操
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

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世受筆法往往造微入妙蓋平居見聞易熟易為工不作難也予觀後魏盧志與其子諶皆法鍾繇書子孫累葉世有能名至邈已上兼善草隸伯源尤謹家法白馬公崔弘工衛瓘體其家亦多名翰浩為最善故魏之工書者有崔盧二門亦王氏之比耶然王氏家學才華尤著非特書之一藝而已王筠自叙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

集如吾門之盛者也考其言信然
筆法自蕭翁以來模寫比擬取諸物象始盡其妙如為
心畫傳神也謂鍾元常行間茂密如雲鵠游天羣鳧戲
海王右軍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張芝如漢武好道馮
虛欲仙羊欣如大家婢為夫人舉止羞澁終不似真蕭
子雲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荆軻負劍鋒力難當李鎮
東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索靖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
奭有一種風氣獻之如河朔少年舉動沓拖不可奈何

王僧虔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阮研如貴游失品不復
排斥英賢王褒悽斷風流勢不稱貌師宜官如朋羽未
息舉翮自逝陶隱居如吳興小兒形質未成而骨格峭
拔吳施如新亭倡人一往揚州出語便意態生袁崧如
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張融如辨士對揚獨語不回行
必會理又書苑謂衛夫人如玉壺冰瑶臺月婉然芳樹
穆若清風逸少飛白霧縠卷舒煙空焰灼索靖草書絕
世名曰蠆尾銀鈎張旭謂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如錐

畫沙又謂草書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亞栖自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懷素得古釵腳魯公得屋漏痕竇泉謂李斯釵頭屈玉鼎足垂金凡此不唯取像工妙親切語亦甚奇或類滑稽可喜又有韋續九品書李嗣真書評等議論不及於前矣

王僧虔工書當宋武世常用掘筆書以拙見容至齊高帝與論書則誦言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當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其言不讓畧

無隱情蓋以齊高帝比宋孝武為不忌嫉臣下故也書一技耳人主自賢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隱情避禍者況天下事治亂成敗聽言用材之間有大於此者乎故欲盡人之能者莫若至誠而有容也

學書者謂凡書貴能通變蓋書中得仙手也得法後自變其體乃得傳世耳子謂文章亦然文章固當以古為師學成矣則當別立機杼自成一家猶禪家所謂向上轉身一路也

韓退之嘗得李陽冰所藏科斗文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以予歸公又嘗得古畫人物曲極其妙謂非一工人所能運思蓋集衆工之所長雖百金不願易以趙侍御之所親摹也而卒以予趙君此二物皆世之寶而退之不難以予人退之可謂不溺於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往往耳剽不識真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扃固什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謂陋且愚矣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睢盱側媚之態惟恐其汙人不可近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予觀顔平原書凜凜正色如在廊廟直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横超逸絶塵猶不失正體盖人心之所尊賤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遥篇孤雁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贊洛

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於成字子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為之也亦想見其梗概云爾

李陽冰論書曰吾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沾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耳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陽冰之於書可謂能遠取物情所養富矣萬物之變動造化之生成

所以資吾之用者亦廣矣豈惟翰墨為然哉為文亦猶是矣

書固藝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帝妙於翰墨常病戈法難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虞永興填之以示魏鄭公鄭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戩字戈法乃逼真太宗驚嘆學之精鑒之明迺至於此作字尚爾況於修身學道為國為天下立大事而可以苟簡鹵莽姑

息而為之有不敗者乎鄭公之鑒裁可謂入神矣
柳子厚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予初謂不然不敢信也及遍觀古法書或真跡或石刻真蹟寡矣年歲久遠人間殆不復見其僅存者皆歸御府但追想其筆勢飛動精神發越耳石刻無生運意然典型具在遺法賴以不泯亦可以論其世也予因以稽考筆法淵源

自其曾高至於昆仍雲來信乎其體遞變隨時有漸雖古今特異然流派不相雜也又以知學問不專聞見不博孰見其有所得也哉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問邵公濟合作何義曰猶俗語當家也（當去聲）予曰曾見法書異録載王羲之與簡文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聊願存之得非是乎北齊文宣時魏收作庫狄干碑令樊孝謙為銘陸卬不知以為收合作也意與今所用不同

宋胡仔漁隱叢話

苕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獻東坡謂李俗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不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巖詩清勁簡遠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為一時之絶山谷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

秀者則二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祖西臺草聖并書賦詩云當時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洛下楊二人没後數來者西臺唯有尚書郎篆科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見髣髴曾未得似君家藏側理數幅冰不及字體欹傾墨猶濕明窗棐几開卷看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蛇已驚蟄仲將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過右軍能逼人山谷此詩許可如此真不虛美矣

余素未曾見宣獻書不知其果如何但山谷云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耳能用徐季海書意莫年乃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又其書瘦清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坡谷之論異同如此余每欲折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敢爾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論蔡君謨書獨步當世此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踈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世論

君謨書頗有異論故特為明之山谷云蔡君謨之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于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又云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方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比來士大夫惟荊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逸士大夫學荊公書但為横風疾雨之勢至於不着繩尺而有魏晋間風氣不復彷彿嘗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荊

公嘗自言學滕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徐家父
子亦秀絶字外出力中藏稜山谷云書家論徐會稽筆
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稍
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
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
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
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
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

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模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嫳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世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侍書翰林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耳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字勢毫逸真復偪奇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東坡蓋學徐浩書山谷蓋學沈傳師書皆青過於藍者然二公深諱之故東坡云見歐陽叔弼云余書大

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山谷云余比來極愛顏魯公書時時輙有其氣骨而人以為殊未得甚彷彿寫我心耳豈謂可衆目哉二公當時自言如此自今觀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華嶽三峰卓然參昂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太白之流士大夫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楊方駕則

未之有也山谷自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
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係其人工拙要須其
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六一居士言石
曼卿工於書筆墨遒勁體兼顏柳東坡言蘇子美兄弟
書俱秀俊山谷言蘇才翁兄弟皆喜作大字筆力豪壯
此三人亦近世能書者恨未盡見之獨見子美所書岳
陽樓碑雖清瘦勁健然乏風韻余不甚喜之東坡云近
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

傳於世也山谷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强弩
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
孔子時風氣耳秘閣續帖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
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余居苕溪閱
無言書多矣晚年雖用筆圓熟然乏秀氣殊不逮山谷
之題評也余今第取歐陽蘇黃之論具著于篇若古今
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
苕溪漁隱曰涪翁晚年再遷宜州道出祁陽草書靖節

詩四首清晨聞叩門倒裳還自開者其一也棲棲失羣鳥日暮猶獨飛者其二也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者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並鑱石於嘉會亭余昔經由摹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成一家涪翁嘗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數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蹟庭堅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於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

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今祁陽草聖正是涪翁黔州以後作誠佳絶也東坡嘗跋之云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然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藏真又有千字文真蹟舊蓄於江南李氏紙尾有後主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其後此真蹟又轉蓄于董令升家

紹興間歸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人書評疏於後見東坡於此書且褒且貶深竊怪之其言曰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巽所藏君侍親平凉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得者異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属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為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倜儻本不求工而能工如此

如没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道者耶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無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此其褒之也又其詩云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熳舞眩兒童此其貶之也至於涪翁則云張長史書郎官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輙迹可尋懷素見顔尚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

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詳味其言真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工在當時已自有
李杜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懐素草書歌云
少年上人號懐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
筆鋒殺盡山中兎八月九月天氣凉酒徒辭客滿高堂
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
須史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
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惚如聞神鬼驚

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
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
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
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少陵因殿中
楊監見示張長史草書圖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秘
難得及玆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
色錚錚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
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

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吴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揚公拂箧笥舒卷忘寝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宋陳槱負暄野録　論書四則已見者不録

李陽氷書

義興莊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顯揚儒教四大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畫經二十而一位置得宜頓挫有法發筆處圓若運規而見鋒頴歲久絹質腐敗墨色不漫體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僖簡公官

京師時得之於河內向氏家相傳為李陽氷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考然觀其神氣信所謂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度非後人所及按陽氷當至德時嘗欲立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為此而發即此亦可驗其為陽氷書云

章友直書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釵體初來京師人有欲從之學書者章曰所謂篆法不可驟為須平

居時先能約束用筆輕重及熟於畫方運圓始可下筆其人猶未甚解章乃對之作方圓二圖方為棋盤圓為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粗細位置踈密分毫不差且語之曰子姑歸習之能進乎此則篆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其人方大駭愕不敢復請問葢其筆法精熟心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工作古文余嘗見其為信州弋陽縣寶峯記文意高絶葢非僅以字畫名世也伯益既下世有女適著作佐郎黄元者能嗣其篆

法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若飛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刻於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邵餗書

邵居士餗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隱居丹陽尤工為敘股古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臺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遣錢持書懇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録於此

仲淹書白先生邵公足下仲淹令春與張侍御過丹陽
約詣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
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嚴子陵
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
廉懦夫立則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乃作堂而祠之聊以
辨子陵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托之奇人則不足傳
於後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
陵之風後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

遣郡校奉此恭候稚命觀此書語則其推重邵君亦不薄矣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及滕宗諒子京知郡日所修記亦范文正公所撰蘇舜卿書邵餗篆額時號四絕云

蔣宣卿書

蔣宣卿待制燦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閒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尚當國老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言曰

主上聖明吾無大過咎且既從罷免縱有後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使必有美意不然亦當任之既而中使納謁具傳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八郡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奉勅書授中使以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千緡蔣久間廢頗爲匱乏得此賴以少蘇

蔣公之字畫高出流輩而高廟垂情詞翰臣下雖在閒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為動容安靜以待其量亦可

取者蔣前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為幕屬及其家食嘗專詣荆溪居第訪之親聞其説

元劉績霏雪録　論書

吳興趙學士松雪有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墨大濃則失筆意然羲之書墨嘗積三分何耶余又見東坡真蹟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太豐而韻有餘余謂吳興所云特楷書耳至於行書則不然

余見酸齋草書四大幅其筆力遒勁如瘦蛟挐雲餓虎

距石非世人筆墨所能到也或呼為謫仙人豈虚語哉
松雪翁書法妙天下而人鮮有知者公平日博觀歷代
真蹟石刻深求古人筆意其揮翰時如庖丁鼓刀郢匠
運斤不動神色而自合矩度又豈庸俗輩可得而議耶
翁嘗有詩云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
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又云古來名刻世可數
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
予見顏魯公江外帖硬黄書用墨甚濃字極妙可珏後

有松雪題跋

豫章黄太史庭堅自言予在黔州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來僰道舟中觀長年盪槳羣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輙能用筆然比之古人入則重規叠矩出則奔軼絕塵安能得其彷彿此與擔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劒器同一悟也

東坡嘗手書黄庭内經以贈蓀光道士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麄書之出書斷

董思白法書名畫冊　式古堂

顔魯公朝迴馬病帖直與子敬抗行每舉筆便當念之自不落俗韻　借米帖亦極秀拔

右軍霜寒帖快雪帖丙舍帖青李來禽帖俱正行之祖也

官奴玉潤與蘭亭無異大令中秋帖徽之新月帖皆須拈出朝夕觀覽沈酣之久與之俱化矣

宋人書不可不看以其有脫去結習處不可輒學以其

有自立門庭處東坡猶不免偃筆之病元章取態失淡
古之趣君謨繩束不能自如皆非顏柳之比也
米元章云顏魯公真書近俗行書可教一何誕乎魯公
蔡明遠叙劉太冲叙借馬帖鹿脯帖爭坐位帖祭姪文
各自一法不似米元章之一成不變如出一手也真書
雖非右軍正派乃以八分為宗其最佳者中興碑家廟
碑宋廣平碣吾家所刻自書告身一洗六朝間衰颯之
氣東坡云書至於顏魯公詩至於杜子美不可得而加

之豈非以忠義之氣鬱勃筆端自然超出歐虞諸公獨
標奇致耶

吾鄉先達書學最深者陸文裕儼山莫方伯中江陸摹
趙吳興逼真人稱其類趙則抗聲曰吾與之同學李北
海莫公以聖教叙為師自二王之外一步不窺皆非文
徵仲所能夢見者也丙午四月坐雨牕書董其昌

董思白書鮑明遠舞鶴賦後題

往余以黄庭樂毅真書為人作牓署每懸看輙不得佳

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為方丈者乃盡勢也題牓如細書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似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須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之戊午三月九日書并題

莫雲卿筆塵　論石刻二則　仝上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閣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今遂不復得見片紙至呼淳化初刻為祖帖蓋不知有昇元刻耳漢

唐碑碣鍾王名蹟乃多有存者何爲此刻獨無僅存者也

何内翰良俊嘗言自唐以後無一好石刻蘇黄亦無佳者趙吳興學李北海咄咄逼真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余謂趙吳興於北海面目全似而神氣尚隔一塵亦山谷所謂欲換凡骨無金丹也豈待入石而後辨哉蘇黄廢古法自成門户惟米南宫篤意師古其書石者便勝諸家耳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八

錢唐倪濤撰

歴朝書論

弇州山人墨蹟跋

雜古墨蹟

前二紙智永一劄似臨筆褚河南斷簡得之陸太宰所本與右軍帖為一卷故黄琳美之家物也眉山兄弟二劄故當雁行襄陽諸詩尤自秀頴鄧文肅班彦功饒介

之皆元人名書家翩翩可喜也余所為聚此卷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宋賢遺墨

宋賢遺墨一卷曰光者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曰浩者司諫晉陵鄒忠公志完曰侁者集賢修撰閬中鮮于子駿元祐間循吏也子由印記者眉山蘇文定公轍也曰芾者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襄陽米元章曰友仁者元章子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元暉曰孝伯者即之父

叅知政事宋史不為孝伯立傳即之傳第云叅政孝伯子又不載邑里可謂挂漏曰庭珪者王盧溪也忤姦檜謫晚始登用得宮祠以終曰宗翰者胡氏為監司不甚顯曰思退者湯僕射進之以大觀文落職凡相二人執政二人侍從監司六人此叅文正公始而進之終疑若不倫者噫宣仁一女主耳用司馬公而契丹至戒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釁夫以乾道帝之賢志在恢復而使之與張魏公並命又何艸也南渡之不振蓋不

必韓賈而後決矣余故留進之書俾論治忽者思焉

蔡蘇黄米趙帖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黄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良俊氏又得米海岳古詩於長洲張鳳翼氏提舉帖於華亭張某氏最後得文忠送梅花帖趙文敏騎從帖於嘉禾盛氏弭節帖於吾州周應元氏後先以善價購之不敢作米顛攈舷狡獪也千狐粹腋知為裘者苦心子孫其善藏之勿落俗眼

題米南宮書後

元章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於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為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翫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

薛道祖蘭亭二絕

薛道祖手書禊帖是從真定武本臨得者足稱喆裔此

帖文徵仲太史家藏入張伯起轉以售余籤首有徵仲八分小字精絶之甚及危太素虞伯生二跋皆可寶也獨蘭亭畫乃宋人筆僅半幀伯起定作趙千里恐未當耳宋人唯道祖可入山陰兩廡豫章襄陽以披猖奪取聲價可恨可恨

張即之書

張温甫秘閣喜作擘窠大字不一詩輙盡一幅絹豈鵝溪遭蚕厄耶聞金人極愛重之懸餅金購募彼誠以為

傑魁男子喑嗚叱詫者不免神尭作率更咲耳此一絶句及戲題跋語老手峭勁却於桑皮側理書之似解人意覽眉山諸賢側卧趯筆倦後一展可也　又張温甫好書少陵古柏行豈所謂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者似渠墨池派語故耶余見凡數本咸峭骨可畏此稍和腴而遂不甚能發筆可歎也

右卷内　魏鍾太傅薦季直表跋　晉右軍三帖跋　懐素千字文　宗室家懐素千文諸跋已載

法帖卷內

題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藁真蹟後　褚河南
哀冊文二跋　顏魯公書送裴將軍詩　柳誠懸
書蘭亭詩文　宋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　范文
正與尹舍人書　范文正道服賛　蘇滄浪草書
少陵八絶句真蹟　東坡書煙江疊嶂歌　山谷
雜帖　山谷卷後　題山谷卷後　山谷老人此
君軒詩　山谷書墨竹賦　翠微居士薛道祖真

蹟　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卷　已上諸跋俱載

唐宋諸賢書譜

宋高宗養生論跋　已載帝王書譜

元鮮于伯機詩記真蹟

昔人謂趙文敏每以巳書三紙易鮮于困學一紙今困學三紙往往不敵趙一紙豈古人頓異嗜耶余所有困學游高亭華巖記及詩真蹟殆數千言見鐵網珊瑚中行筆清圓秀潤芒角不露隱然唐人家法即與文敏

鞭橐中原不知合置誰左跋尾鄧文原龔璛亦臨池老手可寶也

楊鐵厓卷

至元間楊鐵史聲價傾海内餘名往往借客令其文與書俱在耳獨勁氣時一見筆端異日老客婦謡此亦可窺也

明宋仲珩方希直書

包叅軍出二紙其一為中書舍人宋璲仲珩其一文學

博士方孝孺希直也仲珩太史公少子也希直嘗評其書如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此書雖草率不經意而時時見八法俊美圓逸知方君非曲筆耳希直不以書名而剛方不折之氣流溢筆墨間其名磨損不可辯蓋永樂中有禁收公筆劄者同罪故耳而百六十年間學士大夫寶之若拱璧然則人主之威有不能盡伸於天下之賢者可慨也希直在建文朝以文學博士伏節其職若今之侍講讀學士者因附記之

宋仲温書畫帖

宋仲温生平作章草極多然微涉佻而尖此書畫帖遂能藏頡古法藹然大抵不經意乃佳耳宋此書本無可疑而為後人增二印章遂成蛇足吾故為拈出

凌中丞書金剛經

晉世諸賢好寫河上公道德經自褚河南聖教序後乃始有書釋典經者而金剛經獨蘇眉山趙吳興往往作行楷散施阿蘭若金剛經是佛真諦語故非他經比也

中丞凌公書此經全用鐵門限筆圓熟有結體得臨池三昧蓋百餘年而復歸之公孫比部豈古先生所謂善護念善囑付者至是始驗耶因為題數言于後　若不見真相願以自護持若見不真相願以施比邱若得見真相無護亦無施

凌中丞臨子敬洛神賦

昔人謂右軍書黃庭如飛天仙人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波間若大令此賦則仙人凌洛波容與而不憔悴蓋

蕉之者也誠懸云子敬好寫洛神人間合有數十本余所見古刻獨十三行及一全本耳十三行勢稍𨻶側而用筆重翩翩若迅鶻全本筆輕微而秀媚儇逸姿態不可言此帖為故中丞淩公所臨蓋全本也公仕仁宣朝至中執法以嚴重稱公卿間結法清婉乃爾太史公見留侯像能不愾歎

徐天全詞

天全翁自金齒還吳十餘年多游吳中諸山水醉後輒

作小詞宛然晏元獻辛稼軒家語風流自賞詞成輒復為故人書之書法遒勁縱逸得素師屋漏痕法此卷蓋以貽吳江史明古者詞筆俱合作後有吳文定沈啟南二跋亦可寶也

靈巖勝游卷

天全先生游靈巖作此詞寓水龍吟慢已載郡乘中此卷為劉以則書者以則靈巖之東道主也其詞不盡按格而雄逸伉爽時一吐洩居然有王大將軍麈尾擊唾

壺態書筆勝法亦往往稱是卷首沈啟南畫足為茲山傳神劉西臺祝祭省錢學士皆有書名者獨桑民懌以文自豪而語不甚稱為可惜也

名賢遺墨

右一卷墨蹟為學士承旨宋文憲公景濂教授胡公仲申太常丞張公來儀學士解公大紳太師楊文貞公士奇祭酒李文忠公時勉太宰魏文靖公仲房太保高文義公世用太傅于肅愍公廷益太師徐文靖公時用右

都御史韓襄毅公永熈太師王端毅公宗貫宫傅何文
肅公廷秀太保劉忠宣公時雍太師李文正公賔之脩
撰張公亨父少保倪文毅公舜咨宫保戴恭簡公廷器
太保屠襄惠公朝宗檢討陳公公甫太僕李公貞伯宫
保吳文定公原慱太師梁文康公叔厚太傅王文恪公
濟之太保洪襄惠公宣之太宰王公輝少保毛文簡
公憲清新建侯王文成公伯安宫保湛文莊公原明提
學李公獻吉何公仲默宫保劉清惠公元瑞詹事陸文

裕公子淵脩撰楊公用脩舒公國裳少詹黃文裕公才伯贊善羅文恭公達夫其人二百年名臣碩儒也如景濂大紳原博貞伯子淵名能工八法者士奇時勉仲房世用實之伯安元瑞用脩達夫庶幾中郎虎賁他固不盡爾也余衰而藏之竊附于甘棠勿翦之義云爾昔山谷老人謂王荆公書簡遠從楊少師法中流出黃長睿謂章申公惇楷法妙入魏晉三昧米海嶽謂蔡魯公京及弟開府卞俱得古人筆然是四人者其精緗苑翰距

今無一存即有之亦不能售數鍰之直而韓范富歐率然之筆流落人間尚以拱璧視之然則物之可傳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僕既題此一友人過視而笑曰若自為拙書解嘲耳且若論詩何以不取高崇文而取宋之問乎僕無以答因記其語

三吳墨妙

右三吳墨妙一卷自建康至雲間以南皆吳也為賦草者二徐武功金太學元玉各一紙為說者一沈學士民

則為詩歌者九錢文通原博張南安汝弼桑柳州民懌蔡孔目九逵文待詔徵仲陸文裕子淵顧憲副英玉王山人子新王司業繩武徐長谷伯臣各一紙為尺牘者十三沈少卿望李太僕貞伯王文恪濟之唐解元伯虎顧尚書華玉王太僕欽佩豐考功人翁各一紙吳文定原博祝希哲王履吉各二紙國朝書法盡三吳而三吳鏦錚稱名家者則又盡數君子其長篇短言出於有意無意或合與不合固不可以是而槩其生平然亦管中

之一班也留山房中異日便堪作吾鄉掌故兒輩其寶存之

三吳楷法十則

第一冊陳文東小楷聖主得賢臣頌文東名壁華亭人國初以書名家沈民則學士出師表字頗大民望大理虞書益稷篇字小如文東余每見二沈以書取貴顯翱翔玉堂之上文皇帝至稱之為我明右軍而陸文裕獨推陳筆以為出於其表令一旦駢得之足增墨池一段

光彩然是三書皆圓熟精緻有黃庭廟堂遺法而不能洗通微院氣少以歐柳骨扶之則妙矣蓋所謂雲間派也

第二冊徐元玉臨褚河南哀冊文字差細而筆老獨不勝其佻達蓋摹褚而用之以米者也東原生傳差精謹當是中年筆周伯器跋有微致其人即周疑舫也錢原溥陳氏墓碣銘遒迅然欠雅是宋仲溫遺搆雲間人至令儆之吳原博墓表極得蘇長公筆而鋒多含蓄不露

佳手也蔡九逵嗣命議書雅健而辭不甚佳陸子淵二東在真行之間元玉小而不楷錢吳蔡楷而不小聊備一家云爾

第三冊祝京兆賦一首雜詩三十首後序一首少年時藁耳楷法甚精絶間以小行若草率不經意者而具種種姿態可寶也又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公卿者稍似經意多大令風格而近纖長其詩亦多秀雋語視晚歲應酬若出二手獨擬元日早朝排律而押韻用二

新字二人字二臣字不可曉也

第四冊祝京兆黄道中字致甫説用秃筆作楷而間帶行法純質古雅隐然欲還鍾索風道中即吾故人淳父姬水也為其尊人五嶽公乞集序以此為贄余固辭謂此汝南家乘奈何畀人則曰使不佞而仍故名與字知非公有也且公文成非吾汝南家乘乎為一笑而留之因記其語又赤壁賦勁挺從褚河南來而結法微佻約

齋閒録序出入鍾太傅王大令古法欝勃掯掌間而雅

緻精密削去畦逕與黄道中字説皆晩歳筆也人不可
以無年信夫
第五冊為文待詔徵仲小楷甲子雜稿凡詩四十七首
詞四首文八首中亦有率意改竄者楷法極精細比之
暮年氣骨小不足而韻差勝詩亦多楚楚情語如元日
梅雨言懐無題夢中諸篇皆晩唐南宋之佳境也聞之
呉人待詔每新歳輙書舊詩文一冊至老無復遺而没
後分散諸子有徽人某子甲以四十金得廿冊以去今

不知所在此本乃故人子售余為直十千因留置此比於吉光之片羽耳

第六冊文待詔徵仲小楷其一為余書早朝等近體十四首用古朝鮮繭結構秀密神采奕奕動人是八十四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其妙處幾與枚叔語爭衡是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射禮有鹿中云云尤精甚而考據詳覈偶於散帙得之附於後其三畫錦堂記差大於古詩結力遒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

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三十一首為王敬止侍御作侍御費三十雞鳴候門而始得之然是待詔最合作語亦最得意筆攷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其五致仕三疏中有竄改當是稿草而精謹乃爾令人作顏平原想吾所綴集皆待詔中年以後書真吉光鳳羽緝而為裒後人其寶守之

第七冊王履吉拙政園賦及詩四章皆小楷得鍾王筆意張琴師傳亦類之其下指極有媚趣微傷自然耳退

之琴操稍大兼正行體意態古雅風韻遒逸所謂大巧若拙書家之上乘也跋尾仲蔚與家弟評履吉書若訟而各有致並存之

第八冊文壽承書五子詩是于鱗輩初年作蓋未継茂秦而進明卿也休承書養生論二君號太史箕裘然壽承覺淳古休承雖自清俊結法微鬆下彭孔嘉書余廣五子詩及近體數首是古高麗藴能於率更內斟酌温潤秀勁光彩射人蓋中年最合作筆也許元復一紙老

筆圓肉流俊而所書麗居士傳語尤可喜是四君者僅
一休承在然老矣而前後五子者復失其六每一展卷
輒為噫歎
第九冊陳道復千文此君書不易楷楷不易小而吾薫
得之陳子薫三槐堂銘妍秀而微少骨蜀中詩古雅而
小遜態陸子傳二歌出麻姑壇遒麗肉滿覽之瞠然然
是二君最合作書也王禄之與其師尺牘亦自佳俞仲
蔚前後雜詩二幀共二十二首諸與余唱和者是晩年

筆稍縱而有誠懸腕寶劍篇以下是二十年前書尤精婉可愛詩亦多警句故並存之
第十冊顧德育牡丹一賦酷有徵仲家風黃淳父前長篇一永興之有鋒鍛者後十二章小似不及周公瑕詩二十章用筆精雅有法袁魯望十五章莫雲卿十四章王舜華十二章吾所不敢深論若魯望之流利雲卿之濃婉舜華之輕俊皆菰蘆中翹楚者也最後得張伯起唐人數詩伯起臨二王最多退筆成冢雖天趣少渴而

規度森然矣
右卷內　元趙子昂枯樹賦真蹟　趙吳興小楷
法華經　趙吳興心經真蹟　趙文敏書濟禪師
塔銘　趙文敏書詹舍人告　趙文敏行書　趙
子昂二帖後　趙文敏千歸帖　趙吳興大通閣
記　十絕句詩畫跋　俞紫芝和急就章　已上
諸跋俱載元賢書譜
趙文敏篆書千文跋　已載法帖千文類

明宋太史手書鄭濂名解　宋克急就章　沈民
望書姜堯章續書譜　徐天全卷　徐天全二札
已上諸跋俱載明賢書譜
李文正陸文裕墨蹟卷
涯翁篆勝古隸古隸勝真行草此研光箋數詩乃晚年
筆余割其半及跋尾遺王學士而留此以其備有衆體
故耳最後蘇墨亭一歌更遒勁盖中年得意筆也儼山
先生寶應雪夜翫月歌則出入北海吳興雄逸超爽有

秋雕春駿騰騫絶影之勢陸之於李歌辭不妨衣鉢書
法更自青氷也因合而藏之

張東海冊

張南安書雖流浪自喜往往失之緩弱此冊鐵漢篇用
禿筆差遒緊可存

李范菴卷

書家評吾郡李少卿貞伯如純綿裹鐵視祝京兆不愧
氷清余此所藏卷雖尺一草草不經意而遒勁有生氣

可重也少卿當憲廟時抗疏不肯書佛經為藪林樹赤幟令給事岑君允穆於鼎革之際白簡數上皆國家大筴至救周太常一疏尤卓犖偉甚余故舉而歸之且以慶貞伯此書之得所托也

雜帖

吳文定之眉山沈啟南之豫章僅得其似耳京兆翩翩時有大令風度文待詔中年筆徵涉佻而韻頗勝履吉善取態俱可録也

祝希哲小簡

希哲此書皆赫蹏小簡與舍中子多言市井迴易事買書便是雅語至末簡所謂月甚佳可來一跳葢希哲與閭門少年時時傅粉墨作優伶劇耳書極潦草中有結法時時得佳字豈晉人所謂裹叔則麤服亂頭亦自好耶

祝京兆卷

祝京兆書名薄海內然其行草往往自豫章來獨此卷

徴仲灌木圖歌時有大令遺意雖極放縱而結法不踈

運腕極勁卷後王履吉跋黄勉之歌皆可重也圖今在

徐氏大可丈餘徴仲生平得意筆上有京兆書作擘窠

大字恠偉動人因附記於此

祝京兆雜詩

祝京兆少時書雜詩多作小行楷體若草草不經意而

流麗有態時時媚眼譬之夷光阿環捧心病齒皆可圖

也

枝山豔詩

希哲詞多青閨中瘦語令人絶倒宜從褚河南瑶臺美女不當作禿師屈彊老筆也淳父乃以豐麗賞之得非取駿於驪黃之外乎

祝京兆季靜園亭卷

祝京兆書季靜園亭詩以大令筆作顛史體縱横變化莫可端倪雖攷之八法不無小出入要之鐵手腕可重也然書道止此耳過此則牛鬼蛇神矣

祝京兆卷

此希哲中年書雖不無出入然往往自楊少師豫章襄陽來而踈瘦横放不盡求合所以可重也卷首四字尤遒偉中有贈闗西孫逸人即太初也

祝京兆秋興八首為王明輔題

祝京兆書本作顛旭時時闌入顛芾中此卷書少陵秋興數行後天骨遒發幾與波浪兼天石鯨鱗甲語爭雄長小展視間太行諸山忽若奔動為之一快

京兆雜詩卷

祝京兆此紙雖出山谷海嶽末復遒勁政如三河少年躍馬自快然是正德間筆也

祝京兆李詩

祝京兆作旭素書是京兆旭素書耳佳處亦多大令取態筆獨此卷太白上皇西巡歌五首因禿管淡墨之勢而用之雖極狂恠恣張而結構自不踈中復饒古飛白遺意駸駸乎二氏青氷矣卷在江西程生所余以京兆

他書數紙文太史書一紙畫一紙易之亦用米襄陽故
事耳

京兆書杜紫微詩

祝京兆好書中唐詩初讀前一詩以為京兆語而恠其
稍濃渥有致既辨其為杜紫微集為之一笑至於書紛
披老筆望而知其枝指生也

題祝京兆真蹟二則

晉人謂右軍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之

此非公言也令右軍而用不過作先始興謝文靖耳千載之下孰有艷羨琢異若此者乎張長史與顏尚書同學隷不勝去而為草吳道子與張同學草不勝去而為畫楊惠之與吳同學畫不勝去而為塑彼其所就則已卑然而其就專也古人之志於傳也如此右軍可無惜矣余始甚愛京兆字學晚得其集讀之不稱人乃有謂京兆書掩其文章者故識之於此

祝京兆草隷奕奕絶世唯李獻吉詩沈啟南畫可以配

他書數紙文太史書一紙畫一紙易之亦用米襄陽故事耳

京兆書杜紫微詩

祝京兆好書中唐詩初讀前一詩以為京兆語而怪其稍濃渥有致既辨其為杜紫微集為之一笑至於書紛披老筆望而知其枝指生也

題祝京兆真蹟二則

晉人謂右軍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之

此非公言也令右軍而用不過作先始興謝文靖耳千載之下孰有艷羨珎異若此者乎張長史與顏尚書同學隸不勝去而為草吳道子與張同學草不勝去而為畫楊惠之與吳同學畫不勝去而為塑彼其所就則已卑然而其就專也古人之志於傳也如此右軍可無惜矣余始甚愛京兆字學晩得其集讀之不稱人乃有謂京兆書掩其文章者故識之於此

祝京兆草隸奕奕絕世唯李獻吉詩沈啟南畫可以配

之然獻吉與京兆絕類蓋皆有敗筆而不失為大家也
濟南諸公後出幾令獻吉失盟主而京兆遂無有能踰
之者書則文徵仲類何仲默王履吉類徐昌穀敗筆絕
少畫家唐伯虎亦不減徵仲

茂苑菁華卷

吳中希哲徵仲履吉道復稱四名家此卷種種臻妙履
吉差作意希哲太不經意然姿態各自溢出雲卿得此
殆若狐腋之萃白矣昔蔡中郎篋論衡而談驟進雲卿

臨池比益工得無慮為人捜作藝林公案乎

文太史三詩

文太史八十四時為余出金花古局箋行書此三詩以贈書極蒼老秀潤而結體復不踈三詩濃婉不在温飛卿下惟明妃曲為永叔所誤不免時作措大語耳以此知宋人害殊不淺也

文待詔游白下詩

文太史歸隐後扁舟秣陵與劉司寇顧司空倡和大是

香山社風度書筆視平日小縱而蒼老秀潤時時有法外趣詩亦清逸可喜第起句往往落韻此公疥癬疾誤入膏肓吳人至今中之耳

文太史絕句卷

文待詔此書真得豫章三昧者取態雖小不足而風骨遒爽殆似過之諸絕句如老病迂踈非傲客只愁車馬破蒼苔大類白少傅分司洛中語皆可寶也

文太史三體書

蘇文忠書錢唐伎女諸絕句真蹟字頗小文太史特以意臨寫不拘拘形似而古健遒偉隐然為眉山傳神抵掌老優當自色悉後三體書擬豫章尤妙唯作米家筆差不似耳昔人謂右軍臨摹宣示勝于自運又云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信然信然

文太史三詩後

晉陽風物淒緊九月於明佐藩伯齋中覽故文太史三詩金波桂樹清露梧桐語恍如此身在越來虎邱間其

結構之道美亦似與玉蘭堂中人烹茗匡坐卻卷後別是一境界良增季鷹之感

趙飛燕外傳

文太史小楷書趙飛燕外傳初看之若椽史筆草草不經意者而八法自具是真蹟也余乃丐尤子求作小圖凡九段系其後尤於此圖有精思頗得龍眠吳興遺意周公瑕復為書西京雜記十餘則俞仲蔚書外傳皆小楷工絕之甚往往有踞太史上坐意外傳文蕪雜蓋稍

為筆削之耳飛燕合德事不足論第伶玄此文與國色並絶代為千載風流斷案太史鐵石心腸而寄托乃爾毋亦靖節閒情賦故事耶

徐髯仙墨蹟

金陵少臨池者如顧司寇陳太僕皆得意而不得法最得法者徐子仁然好堆墨書離披擁腫不能免墨豬之誚此卷雖極濃肥而有骨端重而不乏態是最合作書也子仁行世最少君其寶藏之

王履吉五憶圖歌

履吉五憶歌雖昉自平子而能用己意發之後復有文伯仁系圖伏日一展閱如碧玉壺賜對消得紫綾半臂矣其用筆秀雅絶得尚書宣示樂毅論遺意獨中間一乀崛强肥重文皇戈法未易瘳也

王雅宜書雜詠卷

履吉行草自山陰父子中來然所得者姿態耳此卷白雀寺諸詩尤備風骨有美女舞竿良驥走坂之勢友人

王元肅云履吉作此時病已甚然時時偃卧以指畫腹曰祝京兆許我書押主齊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前輩用心如此何必減鍾太傅可念也

王雅宜長恨歌後

白學士歌綿麗詳縟宛然開元宮中韶景履吉以行草書之豔冶之極併得玉真情態余乃乞莫雲卿書陳鴻小傳家弟書手刪外傳俱小楷補之翩然有晉人意尤子求復系以圖令人恍恍有乘槎犯斗之興然不欲多

展展則恐費蒲團工力也

王履吉書江文通擬古詩

江文通擬古詩如逸少臨宣示帖形勢巧密勝於自運唯古離别李都尉二章差不似耳履吉之於虞永興亦似文通擬古書法姿態既備結構復不踈盖晚年得意筆也

陳道復赤壁賦卷

此道復過醉時筆雖得失相當而遒偉奔放有出蹊逕

之外者唐文皇云當今名将唯李勣薛萬徹耳勣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則大敗以語文太史及道復必當各領取一将印也

朱射陂卷

壬子冬余以使事道維揚朱子价為書二卷其一為近體旋失之此卷多齊梁樂府語雖不無小出入而宛倩穠至不失箕裘書法蕭散流宕有林下風氣尤稱合作自後固時時詩寓余然絶不可入眼至九江集幾落行

卷中笑海豈文通才頓盡耶子价已化異物秋日曬書出之殊切山陽之感聊識於後

馬太史卷

同年馬太史作書大有筆而不勝好奇之念往往使人不可識此卷為余書東封紀行可二萬言皆行楷遂無一筆放軼蓋余酒間嘗譏之故耳聞徽人袖精繆購太史書時得贋者此卷乃落余山房散帙中将並飽蠹魚物故有遇不遇不遇也因識而收之

陳子兼卷

余甚愛陳子兼書每出紙素子兼輙欲書已作余甚苦之癸丑避冦吳中以此卷索書曹子建詩子兼不伏慢駡乃别録蜀中諸篇并卷見遺今可一紀矣曹詩歸然山房而蜀中篇遂為人携去子兼知之不免又作一大駡也

陳子兼詩牘卷

此一卷陳子兼詩及尺牘書法極灑落可愛然皆數千

里外筆耳晚歸僅一水而音問極少或小札數行因題二韻于後莫怪陳驚座年來尺牘疎老饕能自飽不喜換羊書

俞仲蔚書

俞仲蔚舊為余小楷歌行一紙行草及大書古選體各一紙合為卷藏小酉館仲蔚前後寄余詩不下數百紙不能盡爾也子敬作精書以貽謝太傅謝輙批尾還之物固有遇不遇也

楊秘圖襍詩

記余初入比部時見同舍郎吳峻伯論書法輒云故人楊秘圖珂者今之右軍也余購得此卷不勝喜以示峻伯字為之解云此非右軍而何余時心不能伏然無以辨之又數載稍稍識書法一日檢故卷出而更閱之蓋楊生平不見右軍佳石刻僅得今關中諸王邸幡搨十七帖其結構盡訛鋒勢都失別作一種細筆而臨摹不已遂成鎮宅符又似雨中聚蚓耳恨不呼峻伯啑之然

詩語亦得一二佳者今聞其人尚在多作狂草或從左或從下起或作偏傍之半而隨益之其書益弱而多謬然自負日益甚詩亦日益下第其為人瀟灑食貧有遺世之度可念也因記於此

陳鳴野詩

山陰陳鳴野翩翩任俠高自位置恒自稱中國陳鳴野云楷法用墨絶肥壯而無鋒頴若龜鼈之縮項足行草殆似枯枿敗蔓縱横道上而云出自魏武鍾太傅顛旭

狂素良可哄也此卷所書絕句中如夜深池上弄琵琶萬里星河月在沙莫怪樽前弾出塞只今邊將未還家却自有唐調可喜也

扇卷甲之一

扇卷甲之一為法書凡十六人二十一面内徐髯仙子仁三李西涯賓之白洛原貞夫朱射陂子价許高陽元復各二吳匏菴原博顧東橋華玉金赤松元玉唐六如伯虎王前峰繩武王涵峰履約袁胥臺永之馬孟河負

圖吳霽寰峻伯各一西涯僅一詞耳與匏菴皆以書名而皆沓拖不稱更不若震澤之遒勁也華玉翩翩有晉人意元玉伯虎俱足吳興堂廡差薄弱耳子仁堆墨豐美而肉勝繩武似舅鹵率而骨强履約膚立不能難其弟永之踈逸自放貞夫作輕重筆娬媚近人子价結體雖踈而天趣溢出良堪壓卷負圖之縱誕峻伯之纖弱若此合作者不易得元復壯丹歌及書皆圓熟得禄之補圖尤為離俗耳此皆吾先後所收以不堪動搖故聚

而帙之時一展翫庶不以炎凉戚跡也

扇卷甲之二

右扇卷甲之二法書凡二十一面祝枝山希哲六面皆草聖也老筆紛披中秀骨森然超出蹊逕之外當於神逸二品中求之蔡林屋九逵一面圑圑可憐王雅宜履吉九面翩然灑落覽之如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而輞川一書小楷尤精麗真堪與摩詰語爭勝其與履約一面又履約繩武一面僅堪烏衣諸王而已陳道復

二紙頹然自放王子新一面步武邯鄲聊附於末記吾家右軍及蘇長公俱為會稽餘杭老姥作扇緣不知希哲履吉存日何似以今度之想亦當然耳

扇卷甲之三

右扇卷甲之三其廿三面為文衡山徵仲書其一面為壽承臨筆內庭下戎葵風攬青桐二面作眉山體與初秋雨霽皆小行特精甚赤壁賦字尤小餘半面圖以補之睡起絹封缺月三面皆豫章體險急中風骨奕奕可

愛此老之於二公庶幾出藍之美其他體倶本色而筆多暮年或肥或瘠各具神采八十衰翁一面即所謂壽承臨者不失箕裘余與此老晚合中有四紙見寄者惜其紙垂敝不能作懐袖觀聊以當笥篋之珍爾

扇卷甲之四

俞仲蔚凡三扇宋玉神女及舞賦司馬相如美人曹子建洛神多作蠅頭小楷而清勁有法周公瑕之班姬擣素文休承之宋廣平梅花精麗輕逸陳子兼之宋玉高

唐朱子价之相如長門黃淳父之杜牧阿房莫雲卿之舒元輿牡丹家弟之江淹神女覺意勝法張伯起之禰衡鸚鵡彭孔嘉之潘岳閒居袁魯望之陶潜閒情覺法勝意程應元前赤壁傚鍾太傅後赤壁傚顔平原雖骨格未成時復長進諸賦上下二千年才情妙麗各極其致而目下數君子皆名臨池者以小楷記之真可寶也

扇卷乙之一

扇卷乙之一凡九人十九面王文恪濟之一沈石田啟

南三周康僖伯明一夏文愍公謹一祝京兆希哲三文待詔徵仲四王雅宜履吉三陳白陽道復三袁谷虛補之一是數君子者獨文愍為江西人沾沾負書名餘皆吳中工八法者文祝王陳已見甲卷所以屈居此者不無紙敝墨渝之歎耳

扇卷乙之二

扇卷乙之二凡九人十五面王酉室祿之一許高陽元復二朱射陂子价一陳雨泉子兼二馬孟河負圖二王

前峯繩武一俞仲蔚二周公瑕二高唐王篆書一繩武余猶及識之祿之而下皆所與還往者其人皆有書名作行草遒勁有法而高唐篆筆最為淳整其弟齊東王尤有法嘗貽余兩扇而失之以為恨附志於此

扇卷乙之三

扇卷乙之三凡九人共十五面湯湖州世賢一陳布政鎏一為前後出師表沙秀才曾一為赤壁賦梁禮部孜一俞山人允文五王山人逢年三陳山人演二王太學

稱登文司訓嘉共一則皆所自撰歌詩內俞古隸二陳古隸一篆一餘皆小楷斐然可愛亦吕紙墨不甚精新屈居副篋耳

扇卷乙之四

扇卷乙之四宗提學臣一徐方伯中行三張少參九一一吳提學國倫一吳中丞維嶽五董宗伯份三星甫僉憲汸一俞廉憲憲一王太守可大一仲舍人春龍一張比部燭一李茂才言恭一周袁州璞一皆平生所還往

而於交有心許者有面合者其人有工臨池者有擅長城者然半已游岱矣攬之不勝人日曝書之感

扇卷乙之五

扇卷乙之五為吾少師華亭徐公二面公過余小祇園又得余賀孫成進士詩手題此扇見寄又宋中丞望之一曹中丞子誠一莫方伯子良一張中丞肖甫一吳大參明卿一王大參陽德一張進士伯起二王太學百穀二歐博士楨伯一俞山人仲蔚一莫太學雲卿一魏解

元懋權一毛山人仲章二顧茂才懋儉二其人多昭代
耆德清時勝流或擅長城或精臨池者偶以所得之晚
第居是耳非有所甲乙也

右卷內　明李文正詩翰卷　桑民懌卷　金元
玉卷　祝希哲草書月賦　文太史書進學解
王履吉白雀帖　俞仲蔚書金剛經　已上諸跋
俱載明賢書譜

文太史四體千文跋　已載法帖千文類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九

錢唐倪濤撰

古今書論

續文獻通考　明雲間王圻編輯

六書考　書法已見前者止録其目

永字八法

永字八法圖已見

夫古之善書者非一家而法亦不一自衛夫人而

下毋論數十輩詳哉其言之矣然卒擇於永字以為八體具備也今具圖於右并有善不善諸勢附著于篇以示後學之矩矱

永字八法注 已見

永字八法解

運筆之法有八曰落起走住疊圍回藏永字之法有八曰側勒努趯策掠啄磔八法之勢又名曰怪石玉案鐵柱蟹爪虎牙犀角鳥啄金刀於中又為二十四法曰懸

珠垂珠龍爪爪子杏仁梅核石楯象簡垂鍼象笏曲尺
飛雁龍尾鳳翅獅口搭勾寶蓋金錐懸戈飛帶戲蝶蟠
龍吟蚓遊魚通前共三十二勢使初學者下手運筆有
所依歸凡習書必先學永八法學且熟方可學二十四
法於此三十二勢習之既精方可結構成字然結構之
道所重者尤在乎筆法之精妙如側之祖妙須三作用
鋒向右而勢向左勒之祖首尾藏鋒用筆欲横而勢欲
敧努之為法用彎行曲扭如挺千斤之力趯之為法要

輕挫潛生而起快峻之鋒策始作者用仰鋒上揭而貴乎遲留掠始作者用肥健悠揚而宜乎舒暢啄法之妙在卧側潛進以速斂其鋒鋭磔法之妙在險橫三過而開揭其勢力此八法已精則二十四法自然有得變化而成也然其妙則首尾欲有情起落欲相顧偏鋒者不可使其筆正正鋒者不可使其筆偏蹲過處當審於輕重搶駐處必宜於着力折鋒搭鋒為下筆之始衂筆揭筆為收殺之權筆捺則肉自肥圓筆提則筋有餘力為

骨之法憑指骨之提縱生血之道賴水墨之和勻忌軟勁之失均喜威嚴之敦厚勿輕浮以阻礙務均布以安平變換屈伸轉回旋於起伏藏收開閉運承接於送迎措邊旁而合軌振氣象以生神筆法之妙於斯盡矣

三十二勢

怪石 用於高立等字　懸珠 用於系無等字　垂珠 用於寸寺等字

龍爪 用於氵刂等字　瓜子 用於夊以等字　杏仁 用於々小等字

梅核 用於公只等字　石楯 用於且習等字　已上俱依側法一側化七側

玉案用於言天等字

已上係勒法一勒化一勒

鐵柱用於巨目等字

垂針用於中巾等字

象柱用於軍畢等字

曲尺用於自目等字

已上俱係努法一努化三努

蟹爪用於求木等字

飛鴈用於成式等字

龍尾用於毛也等字

鳳翅用於風飛等字

獅口用於力向等字

搭勾用於長辰等字

寶蓋用於宀宅等字

已上俱係趯法一趯化六趯

虎牙用於孑耳等字

金錐用於刁氵等字

已上係策法一策化一策

犀角用於老少等字

懸戈用於月用等字

飛帶用於歹列等字

已上俱係掠法

一掠化二掠

鳥啄用於千木等字　戲蝶用於食巡等字　蟠龍用於糸糸等字

吟蛩用於刀之等字　已上俱係啄法

一啄化三啄

金刀用於大合等字　遊魚用於之反等字　象簡用於爽爽等字

已上俱係磔法

一磔化二磔

八病勢

牛頭　鼠尾　蜂腰

鶴膝　竹節　菱角

折木　柴擔

釋書契 出漢劉熙博雅

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墨痗也似物痗墨也

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板般也般般平廣也

奏鄒也狹小之言也

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
簡閒也編之篇篇有閒也
簿言可以簿疏密也
槧板之長三尺者漸漸然長也
笏勿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之備忽亡也
牘睦也手執之以進見所以為恭睦也
籍籍也所以籍疏人名戶口也
檄邀也下官所以邀迎其上之文書也

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

印信也所以封物為信驗也亦因也封物因付也

璽徙也封物使可轉徙不可發也

謁詣也告也書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

符付也書勑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節赴也執以赴君命也

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為信也

莂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也

券纑也相約束纑綣以為限也

契刻也刻識其數也

冊賾也敕使整賾不犯之也

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

示示也過所至關津示之也

誥啟也以君語官司所至誥也

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永不滅也

畫掛也以五色掛物上也

書稱刺以筆刺紙簡之上也又曰寫倒寫此文也書姓字于奏上曰書刺作再拜起居字書畫也徐引筆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之也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

書稱題諦也審諦其名號也亦曰第因其次第也

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

上勑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

下言上曰表思之於内表之於外也又曰上示之於上

也又曰言言其意也
謂語也
約約束之也
勅餙也使自警勑不敢廢慢也
周定王東書堂法帖序
寳顔堂法帖　雙鉤大令帖　淳化帖　修内司
十七帖　蘭亭帖已上俱見第三集法帖
隷字分韻彙集序田汝耔　洪丞相論隷書縁起

洪侍講論隸後八分　洪丞相跋隸書水經　漢隸精華　古文字義已上俱見第四集書體

集書評

李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梁昇卿善小篆呂總云如落玉垂珠皆得其妙唐李陽氷善小篆自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

崔瑗善章草師於杜度而媚輭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王隱謂之草賢張伯英尤善章草韋仲將謂之草

聖張旭章草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漢時八分稱宜官為最魏鍾繇書最妙者八分有魏受
禪碑為最或云隸尤得八分之精微唐韓擇木工八
分師蔡邕法風流閑媚號伯喈中興
鍾會尤工隸書飄然有凌雲之志唐太宗工隸書師虞
世南嘗患難於戈法一日書戩字乃空其戈世南取
筆填之帝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鄭公
曰仰觀聖作惟戩字戈法頗逼真上深歎其藻識

吳張敬禮善飛白以為飄若浮雲激如驚電晉王廙善飛白若鵰鶚之翅羽旌旗之卷舒王逸少飛白猶霧縠卷舒煙空雲灼長劍耿介而倚天勁矢超忽而無地為飛白之仙蕭侍中飛白瑩淨可愛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為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體勢王右軍裁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若邪而反正又云羲之尤善草隸論者稱其筆法飄若游雲矯若驚龍

王獻之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拘束如嚴家之餓隸其枯樹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雖饑羸而不放縱

又曰王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

衛瓘索靖俱善書時謂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

蘇東坡曰筆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枝墨磨萬挺不作張芝作索靖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

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
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
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
陳蕭引善書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
翩如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唐褚遂良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
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比遂良曰孰與詢曰
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君豈得比遂良曰然則

何如曰君若手和墨調足可貴尚遂良大喜

柳公權書法結體勁媚自為一家文帝命題殿壁歎曰鍾王亦無以加之嘗書京師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以為得意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此二人一代草書之冠冕

黃山谷云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出其右所以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可謂入筆墨三昧

懷素善書自言得草聖三昧

東坡曰智永禅師書骨氣深隱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過䠂淡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小楷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今長安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顔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子美詩格尤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

作者殆難復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

一字百金非虛語也

東坡又曰歐陽文忠言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言君

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字第三大字為少疎也

仇池筆記曰楊凝式筆迹雄強往往與顏行相上下今

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書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

惟蔡君謨書姿格既高而學亦至當為本朝第一

朱子嘗曰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

字有法度如端士正人又曰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

元趙孟頫不惟善畫其篆隸小楷行隸書惟意所欲為皆能伯仲古人妻管氏諱道昇字仲姬亦工辭翰善畫子雍亦能繼其業仁宗嘗彙集所書藏中秘曰使後世知今朝人臣一家書學有如此者

梁武帝書評已見前

梁庾肩吾書評見前

唐李嗣真書後品見前

李嗣真九品書人論即唐韋續九品書人論此依墨池編作李嗣真詳見前

李嗣真續書評即唐呂總續書評此云李嗣真誤也詳見前

唐張懷瓘書斷見前

唐竇息書評即竇臮述書賦此云竇息書評誤詳見前

灊溪續書斷即朱長文續書斷見前

以上八種惟梁武帝書評韋續九品書人論呂總續書評三種全録本文餘僅列品第名氏評論俱不載

圻按工書之士自秦而逮六季梁武帝庾肩吾李嗣真張懷瓘暨灊溪諸家評之詳矣宋若元竟無雖黃之者曼卿子美而下灊溪亦口及之然亦不過數人豈誠云先輩所云乏魏晉矩度故耶然觀宋太宗之淳化閣帖潘師旦之絳帖希白之潭帖蔡京之大觀帖劉燾之太清樓續閣帖紹興之監帖劉次莊之戲魚堂帖曹之格之寶晉齋帖所載宋元名臣碩士其品格俱足追踪前哲比之竇良所評一百九十四人

何遽不如漢唐乎余故揭其姓氏於左以俟月旦者

採焉

宋帝及后

宋太宗時稱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飛白尤妙　徽宗　高宗　孝宗

寧宗　理宗　憲聖吳皇后

宋臣

蘇才翁滄浪　司馬温公光　馮文簡公京　蔡太師

京　驃騎孫思皓孫妃弟學歐書　韓忠獻公琦善顔書　蔡忠

惠公襄　米襄陽芾　范文正公仲淹　楊少師凝式

善真行　王文公安石　蘇文忠公軾　黄文節公庭堅

錢公穆父　范忠宣公純仁　賀公方回　林和靖

逋　劉公誼長興人黄山谷稱為羊欣復生　秦淮海觀　王公澤民

李公端叔　陳公會齋　宗室趙仲忽善草書　薛道

祖紹彭　朱文公熹　武勝留後劉瑗能隸書　承議郎

滕中能草書　李冲元元中　釋參寥子　宣德郎鮑慎

由善行書　宣德郎趙霆善篆書

元臣

鮮于太常樞　鮮于公必仁　趙文敏公孟頫孟頫妻管夫人

王叔明蒙　趙仲穆雍　張真人與材　吳宗師全

節　胡石塘長孺　鄧文肅公文原　危左丞素　虞

文靖公集　周左丞相琦工篆書　康里文忠公巙　揭

文安公傒斯　揭伯防汯　歐陽文公玄　周景達馳

袁清容樞　饒介之介　陳敬初基　張貞居雨

吾子行衍長于篆籀圖印　邊伯京武隴西人

已上共六十一人

解縉書法見前

王賓叙字見前

祝允明書述見前

豐道生筆訣見前

書苑題評云天下法書歸吳而祝京兆允明為最文待詔徵明王貢士寵次之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師秘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永師河南狂

素顛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冩工絕晚節變
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直足上配吳
興他所不論也唯少傳世間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種
行草有俗筆為人謅冩亂真頗可厭耳待詔小楷師
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師
懷素行筆倣蘇黃米及聖教晚歲取聖教損益之加
以蒼老遂自成家唯絕不作草耳王正書初法虞永
興智永行書法大令最後益以遒逸巧拙互用合而

成雅奕奕動人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優劣等也

皇明書評

宣宗書出沈華亭兄弟而能於圓熟之外以遒勁發之

蜀定王友垓善草書

周憲王為世子久又多蓄晉唐名蹟臨摹不倦以故書法真行醇婉無一筆失度特少腕力

衡府高唐齊東二郡王深于玉筋大小篆亦見稱於世

宋克仲温華亭人為鳳翔同守正體頗秀健章草是當

家健筆縱横差少含蓄宋廣昌裔吳郡人書述云昌
裔熟媚猶臣於克宋璲仲珩學士次子仕為中書舍
人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孝孺比之威鳳翀霄祥雲
捧日按書述云宋氏父子不失邯鄲余嘗見其行草
流動秀潁翩翩可愛比之乃公誠青出于藍此所謂
國初三宋也覺仲珩尤勝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正書入能品見宋承旨集
陳文東華亭人何元朗叢談評其書在二沈之上頗亦

淳美似未脫俗

詹希原中書舍人善方丈署書諸宮殿額皆其手也法書述云希原幹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余嘗見其正書極端勁圓頴而時露俗態

解學士縉字大紳吉水人翰墨奔放狂草名一時然縱蕩無法楊用脩目為鎮宅符正書頗精妍時又有周砥者不知里閈盧熊者崑山人晚以州守歸書述云詹解鳴於朝周盧著於野朝者乃當讓野

沈度民則弟粲民敬華亭人永樂中俱以書法顯度至翰林學士文皇雅重之令太子諸王咸習焉粲遷左庶子至大理少卿書述稱二子蜚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絶景學士少宗陳文東而更嫵媚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亦有繩削之拘或有閒意散筆輙入妙格人罕睹耳棘寺好法宋克正書娟媚行書傷輕又如艷質明粧倩笑相對去元人遠矣

張翰宸嘉定南翔人國初署嘉定教官以能書名在宋

仲溫陳文東之間而小楷行草具有法度

楊少師士奇李布政昌祺皆廬陵人書述云李牧楊師

不以書名亦有可觀

胡文穆善真行草名不及解大紳而遇過之北征諸鎮

皆其勒石

曾少詹棨奕奕有風度

李忠文時勉狂草頗遒勁而少態

陳祭酒敬宗差有矩矱聲華甚著

王文端直文安英皆二沈流亞
夏景崑山人太常卿蔣廷暉錢唐人吏部郎中朱孔易
太僕卿俱直内閣以書顯書述稱數子榜署紛紜易
於馳譽其間太常獨近清潤吏部頗主沉雄孔陽掾
史手耳
吳克勤永新人洪熙中以楷書薦為翰林學士詩文清
麗
吳餘慶宜黄人直内閣為通政司左叅議與衛靖時不

相及然書述稱二子少自出塵趨向甚正恨不廓且

老耳

魏文靖驥蕭山人南京吏部尚書筆畫遒勁年九十八

乃卒

尹恒字宗有吳人其先自沐陽來徙則宋之建炎也父

又以閭左從金陵恒少則從慱士弟子遊書跡甚善

名侍東宮洪熙初與修撰金問同被命待詔闕前進

符璽少卿

宣嗣宗吳人永樂中亦以善書徵授中書舍人進司封員外嗣宗素謹人問以禁廷事終不對故為宣宗所眷既卒恤禮良厚任子為縣丞稱殊遇焉

衛靖崑山人洪熙初詔選書博士得名入備法從執簡文淵閣進主事禮部及修宣宗朝史預書牘賜賚甚厚靖兼亦能詩

王公亮華亭人世業儒早失怙恃大父安之講授于鄉公亮克承厥訓以能書舉任吏科給事中累官至廣

東布政使居官簡静務大體廉重愷悌人皆悅服卒
于官
夏宗文華亭人善真草隷書名重于時預修永樂大典
成授廣平縣主簿
朱孔昜華亭人能書善畫永樂中授中書舍人累官至
順天府府丞筆力遒勁凡宫殿榜多其所書
陳敏華亭人永樂中以能書徵除知四川茂州州境民
夷雜處素難治敏宣布德意莫不感化秩滿州人借

留陞四川左叅政仍掌州事卒民立祠祀之

高文毅毅興化人少保大學士魏驥頗健書名雖負而不免俗高乃文弱秀潤可喜而不甚著

徐天全有貞呉人真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微失之弱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奇逸遒勁間有失之怪醜者祝希哲是其外孫人謂書法從公來希哲頗不以為然

劉珏僉事長洲人習呉興體甚精絶書述稱其無一筆

失度

張南安汝弼華亭人以兵郎出知南安書述稱其始者尚近前規既而幡然飄肆以草聖蓋一世書作擘窠大軸素狂旭醉震蕩人心目且詩律散語俱有關係王弇州謂其結法頗疎腕力亦弱豈誠然哉

黃翰華亭人為江西按察使有墨聲書述云翰與汝弼人絶藁猶藝猶魯衛

張天駿華亭人以善書直內閣至工部尚書用南安體

更變輕弱書述稱其婢學夫人

按張南安時有蕭顯文明為按察僉事以狂草稱品最下又邰文敬郡守以半江帆影落尊前句人呼為邰半江書法稍準繩於南安

詹和字仲禾錢塘人倣趙吳興體酷似之嘗作贋書以鬻又別作李懷琳楊補之得盲兒價甚夥

錢文通溥弟布政愽華亭人真行出自宋仲溫而少姿韻

陳白沙獻章好縛禿帚作擘窠大書中亦有一二筆佳
者其稱張南安好到極處俗到極處似未必然
李士實為右都御史坐寧藩事伏法其書尤瘦險醜怪
而一時聲甚著
李文正東陽真行筆頗秀潤晚節加以蒼老惟篆書頗
佳明興曉篆法者有滕吏部用亨程太常南雲金太
常湜至文正而自負以為得書家妙訣喬少保宇景
中允賜繼之然不如金陵徐霖霖可配元周伯琦文

正大拜後每書歌詩一紙立致數金
姜立綱永嘉人以書直内閣至太常卿小變二沈法為
方整就其體中可謂工緻而不免俗累今盛行於世
任道遜少以神童薦亦至太常卿出立綱下
吳文定公寬真行體全法眉山書述稱不以書名貴在
起雅去俗遇合作處真可嘉尚唯不能作醉翁表忠
觀體耳
李應禎字貞伯初名甡長洲人累官太僕少卿善懸腕

疾書人有求者多怒不應以故傳世少祝希哲其子
婿也書迹稱其質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羣從并去
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已性離去筋骨别安眉目盖其
所執奴書之論至此也然往往有掾史筆而吴人極
推許之其大石山聯句鍾太傅薦季直表跋最佳
王文成守仁餘姚人行筆亦爽勁而結構處頗踈
湛文莊若水傲陳白沙天然不及也唯署書差有骨
祝允明顥之孫也五歲能書過目即成誦為詩時有杜

語書法得魏晉人髓性不問家人生産人或饋遺之隨復散去仕郡功曹而子續由給事至方岳

王寵者守之弟呉人書學自宋克祝允明文徵明逮寵皆各得魏晉法然寵資雅馴不以誦多自矜游於蔡羽所而一時名士皆歸之胡守纘宗尤相愛重尚書顧璘極推服而寵竟悒悒不得進用恣於酒以卒所為詩與徵明相若而徵明格少讓之

文璧一名徵明呉人生少後於允明而與徐禎卿唐寅

齊名友善已又與蔡羽王寵同傾一時後來者依以
為重徵明亦善接引隨所長稱之喜事少年爭奔走
焉然資實沉厚學誦亦慱詩在唐元禎温李間工書
善圖畫藝皆絶人尤稱善鑒古宗彝醆斝三代器及
縑素品初以薦得待詔闕下亡何遽乞歸人尤以為
賢聞之黄生云倭人嘗贄謁徵明服緋坐受其拜於
庭示以尊中國體竟不受餽又不與書二子彭嘉彭
書類父其人尤長者仕為文學掌故嘉亦慱物君子

有父風書學不墜繪素亦精

徐霖字子仁正行俱精雅好堆墨書神采爛然覺骨不勝肉耳

朱九江曰藩寶應人頗臨晉法書絶喜祝希哲而以已意出之婉秀瀟洒絶有姿態而結法頗疎

陳淳字道復以字行正書初從文氏欲取風韻遂成媚側行書出楊凝式林藻老筆縱横可賞而結構多疎亦南路之濫觴也

彭昉字寅之初有盛名選擇為吏南粵舉止多輕躁不能具官使者猶以昉文章爾雅未閑吏事優容之調他所後竟以罷歸初年少游於徽明名日以著所為文若詩一時靡焉向風爭相慕部使者衡水楊先生宜命廩食之亦彊應而竟不行家素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跡遒勁貴於時

陳鎏號雨泉吳人嘉靖中進士官至方伯善行草得晉人體扁額大字尤佳詩亦遒麗

元王琮金陵人行草法趙吳興老健可愛

王逢元子新金陵人習聖教歐虞蘇黃諸體甚精徑寸

而上稍覺稚弱

陸文裕深少時作小楷精謹自謂有黃庭聖教意然不

能離趙吳興也行草法李北海而亦出入吳興晚節

尤妙

夏文愍言以才雋居首揆天下重其書貞珉法錦視若

拱璧正行亦遒美但肥過而滯老過而稚耳榜署書

尤可觀

周尚書倫崑山人行書法豫章吳興至徑寸外頗遒勁

而蒼鹵不甚工

張電上海人以能書直內閣官至禮部左侍郎得幸世

宗書極圓熟妍美所取顯重者僅姜氏體耳

凌晏如吳興人以書授中舍遷吏科都給事中右僉都

御史其臨洛神賦金剛經俱有法

許侍郎成名作真行筆頗簡勁而結構多疎

許中丞宗曾行楷稍精間有聖教遺意

王參政慎中晉江人行草頗亦遒逸而不諳八法未脫
塵氣

楊修撰慎服膺吳興而運筆蹇滯揩若木強者亦頗自
任

羅文恭洪先書頗秀潤出聖母帖豐肉少骨穠媚有之
蒼老不足

豐吏部道生初名坊家蓄古碑刻既富一一臨摹自大

小篆古今隸草行無不明了而筆頗滯不能稱意若遇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驟見之必以為古人也陳鳴野鶴初習真書略取鍾法僅成蒸餅後作狂草縱橫如亂芻而張尚寶遜業絕喜之楊秘圖珂者初亦習二王而後益放逸柔筆疎行了無風骨此皆所謂南路體也

馬司業一龍用筆本流迅而乏字源濃淡大小錯綜不可識折看亦不成章有羅鹿齡者少師之稍變為圓

美而多作俗筆二人皆自負以為正鋒者也故歛地
亦有學馬者既非大雅終非可久

朱子价維揚人楷法亦精再傳之後踈慢肥弱種種因
之

黎郎中惟敬番禺人於四體各有意

梁禮部思伯番禺人楷法亦精皆遠得徵仲結法

方貢士元煥在山東作行草自矜以為雄偉有力而踈
野粗放備諸惡道署書稍勝時有張書紳蘇洲者俱

不知何許人書紳行草似元煥而少加圓利洲作方

丈以外大書矯健有勢唯真行多俗撰形模醜拙

吳中丞維嶽孝豐人正行取豐媚而少遒勁

王問無錫人有高名作行草及署書本無所師承而風

骨遒勁渴筆縱筆往往與高相所藏醉翁亭記法同

俞錫無錫人亦能署書而行草不工

王司業同祖文太史甥也吳人正行具體而微

袁提學褰行草亦自疎逸

王吏部穀祥吳人正行法趙吳興雖老健而乏雅致

文博士彭教諭嘉皆徵明子小楷俱足箕裘彭肉而圓嘉俊而佻行草則彭有懷素孫過庭法而傷率弱臨摹雙鉤俱我朝第一手

陸少卿師道長洲人中年小楷化度麻姑清麗可愛

彭年孔嘉長洲人小楷師率更精工之甚大則魯公誠懸方整遒緊行筆眉山差遠耳

許太僕初吳人真行草俱圓熟所乏風稜

周天球公瑕吳人楷法二種一種小變宣示而肉微勝

一種出入吳興而加嫵媚

黃姬水淳父吳人正書初宗虞永興行筆本王履吉而

晚節加率易

張貢士鳳翼長洲人小楷擬曹娥精雅有致微傷矜局

王穉登百穀吳人出入淳父公瑕而加尖峭

俞允文仲蔚崑山人小楷絕得褚河南法而以顏柳筋

骨幹之遇所合作深可嘉尚而行筆頗倣河南稍大

則薰黃米而傷佻縱
王逢年舜華本老筆而雜用之遂不成家
莫布政中江雲間人行草風骨朗朗亦善署書乃子是
龍小楷精工過於婉媚行草豪逸有態
古隸在明世殊寥寥雲間陳文東頗合作然未之見也
獨文太史徵仲能究遺法於鍾梁一掃唐筆乃子彭
繼之亦自適雅少傷率易耳陸旅攜為文氏甥妙得
其意惜三十而夭未見其止少時日從事翰墨間不

解多乞之深以為恨徵仲恒自負隸法則不讓古人而歎於篆然余得其千文一本亦在吳興堂廡也陳道復作篆不甚經心而自有天趣王禄之差有準繩周公瑕亦自熟不免率易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為上文徵仲王履吉宋仲温宋仲珩次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玉李貞伯吳原博又次之餘似未入品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九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王宮